◎人世间

父亲是琴师

舒晋瑜

一

父亲真正拿起京胡是在退休之后。

“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”买京胡时，父亲特意赶到北京，不知通过什么渠道打听到许学慈。

许学慈是何人？他师从洪广源，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“京胡制作技艺”项目代表性传承人，人称“胡琴医圣”，给姜凤山、徐兰沅、王少卿等京胡演奏家制过琴。当时许学慈的工作坊在陶然亭公园北边中国戏曲学院附中院内，父亲去了不只是买京胡，还看许学慈制琴，一看起来就常常忘了时辰。后来许学慈年事已高，又把女婿刘正辉推荐给父亲。刘正辉也是中国民族乐器制作大师，曾获北京发明创新大赛金奖。

父亲拜过多位名师，姜凤山、燕守平、王鹤文、周志强……不少人都在电视节目上教过京胡演奏。京胡怎么拉出韵味来，握弓的姿势怎样才算正确，手臂摆动幅度如何做到舒展而不张扬，这些看似细微却紧要的功夫，名师们都对父亲有过耳提面授。姜凤山曾是梅兰芳的琴师，演奏沉稳大气。他给父亲传授过很多唱腔的处理方法，并告诉父亲：“拉哪段，你得会唱哪段。”

因为有早年在文工团唱京剧的功底，父亲上手很快。他是真下功夫，买了李祖铭、王彩云等人的京胡演奏专辑反复观摩，谱子放在床头，一本栾毅敏的《京剧曲谱选抄》翻得卷了边儿，又用透明胶粘上。早起背，晚上还背，比临考的学生还认真。

2014年父亲得了口腔癌，4年做了5次手术，从此告别京剧演唱，专心操琴，每天八点一刻准时出门。他是家附近“夕阳红俱乐部”的负责人，常组织一群喜欢京剧的老人在活动中心聚会。有一回父亲因为化松香出门晚了几分钟，几个票友接连打来电话催促，此后父亲再没迟到过。后来父亲又查出肺癌，连续3次住院，身体彻底垮了，他让大家另寻琴师。朋友来家里探望、动员，说哪怕只是指导指导，大家心里也踏实。父亲不提病，只说年纪大了，一一婉拒。

二

转过年来，过了清明，天渐渐暖了。小区里三三两两的老人扎堆晒太阳，推着轮椅在广场上聊天。父亲偶尔也加入，却常念叨哪个公园有票友活动。他还是没有力气，走不了远路，我提议和父亲一起出门。父亲显然很高兴，随即问：“你那么忙，能有时间？可别耽误工作。”我打消了父亲的顾虑，心想，小时候他无论走到哪儿都愿意带着我，现在轮到我陪父亲了。

我们一起去天坛公园，转了一圈，没见拉京胡的，听说原来那波人已经散了；又去陶然亭公园，从北门进去绕到假山后，爬上小亭子，父亲歇了两回。亭子东边是一支整齐的队伍，配有伴奏；西边两三位有拉有唱，自得其乐。有认识父亲的老相识，见父亲没带琴，便把自己的京胡让出来。父亲推让一番，还是接过琴来。琴声嘹亮，音色纯净，周边的游客被琴声吸引，三三两两围拢过来，连林间叽叽喳喳的小鸟也在树梢驻足。

我们常去的是龙潭湖公园。第一次从北门进，没找到票友。问了不下五六人，指的方向各不相同。父亲走不动了，想回去。我不甘心，让他在长椅上坐下，自己跑去打听。终于找到了，绕过唱黄梅戏的一群票友，沿着长廊走，全是京剧戏迷。我返身借了轮椅，一路小跑去找父亲。

父亲如鱼得水。他的琴盒还没等打开，就有戏迷聚拢过来。这个要唱一段《梨花颂》，那个想来一段《铡美案》，唱完了，一一给父亲鞠躬道谢，无不赞叹父亲的琴板眼严正，技巧娴熟又韵味醇厚。很快，父亲身边聚集起几个固定的票友，其中一位师傅年轻时在剧团工作过，专门站在父亲身边打拍子，不时纠正演唱者的唱词和腔调。活动结束，大家互相约着明天再来。

母亲习惯了父亲挺拔的军姿，时常提醒他：“直起腰来！”父亲总是无奈地叹：“不是不想，是没有力气啊！”

可是在公园操琴时，父亲挺直了腰板，投入地拉着京胡，脸上是沉浸，是自信，忘了病痛，忘了时间。

阳光普照，万物生长，父亲，我多么希望这样的时光永驻。

拉完琴，我搀着父亲从公园东门走到北门。那仿佛是我和父亲一起走过的最长的一段路。我能感觉到，他倚在我右肩的身子很沉，问他时却总说不累。

三

回到山东淄博后，父亲去得最多的是人民公园。第一次我们在南门下车，一路走一路问，寻找京剧票友们。公园很大，走一阵，父亲坐在连椅上歇一阵。

绕了一圈，发现东门才是京剧票友的聚集地。一听到琴声，父亲原本缓沉的步子变轻快了。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看到父亲，高兴地拍着巴掌迎过来：“舒老师，老些日子不见了，您最近挺好吧？”他和父亲寒暄几句，又说：“老王他们几个都在那边，我去喊！”转眼间，长廊那头的京胡声停了，演唱也停了，几个人从另一边赶过来，有年长的，有年轻的，有健步如飞的，也有腿脚不太好的，脚步杂乱，满脸笑容，围着父亲问长问短。

这是我第一次陪父亲到淄博人民公园，才知道父亲在票友中如此受欢迎。原来在铁路局上班的老陈一脸和气地和我搭话，说自己退休后学唱京剧，刚入门时一窍不通，是父亲给了他很多帮助，现在已经渐入佳境。

父亲去人民公园的第二天，消息就传开了，票友们都说来了位老师傅，拉京胡不用看谱，你唱哪段他就能拉哪段。常常父亲还没到，他的位置旁就坐满了人。周围操月琴、板鼓的老先生也凑过来给父亲伴奏。父亲落座调弦的功夫，就有票友上前自报家门：“我头一个来的，您帮我拉一段《四郎探母》吧。”

由于票友们会唱得多、会拉得少，父亲忙不过来，本应一个人的唱段就有好几个人一起合唱。到了中午，人们还围着不散，有老师傅上前解围：“让老人家歇歇吧，一上午连口水都没喝。”于是大家帮着收京胡、盖琴盒，又帮忙递来父亲搭在椅背的外套。

父亲喜欢喝早茶，可是一旦出门拉京胡，连水杯都不带。他总怕别人等，怕耽搁大家的时间。父亲拉京胡，观众总是附近最多的，父亲一坐就是一上午。有一次，来晚的老宋跟人吵起来，他仗着自己和父亲相熟，一定要先唱。早来的那位自然不肯相让，周围人劝和半天，总算安顿下来。从那以后，父亲每天又提早半个小时出门。

“舒老师琴拉得好，没架子，唱得好的、不好的，一视同仁。”70多岁的老马刚学唱京剧时总找不着感觉，跟不上伴奏。父亲鼓励他，连念带唱，一句一句地教：哪段快，为什么要快；哪段慢，为什么要慢，跟戏情有什么关系……渐渐地，他放开了嗓，越唱越好。

有位戴眼镜的阿姨一直坐在父亲身边听，有一次终于鼓起勇气问父亲：“您能不能帮我拉一段？”父亲照旧问：“唱哪段？什么调？”转轴拨弦，父亲示意那位阿姨：“来吧！”我不太懂京剧，也听得出这位阿姨不算技艺高超。可父亲还是专心致志地配合，忘了词就给她提。拉完一段，父亲鼓励她：“谁都不是天生会唱，开了头就好，越练越熟。”眼镜阿姨自此成了父亲的“铁粉”，每天坐在同样的位置盼着父亲去。

四

父亲对各个流派的唱法都有所了解，谱子熟，会根据剧情和人物调整京胡配合唱腔，为花脸、老生伴奏刚劲浑厚，为花旦、青衣伴奏则柔中有刚，手腕有力而灵活，慢处不厌疏，紧处不厌密。

那位唱老生的老宋，自从父亲来了之后，不管前面有多少人排着，他也坚持要和父亲合作。他说自己和父亲最默契，是“珠联璧合”。父亲操琴和表演者有交流，跟着唱腔走，即便唱得有瑕疵，好的琴师能找补回来。

听得多了，我逐渐发现父亲京胡演奏的特点：节奏鲜明清脆，运弓自如，旋律大方稳健，气势昂扬。他从来不带琴谱，心神全在唱腔上，随腔垫字，烘云托月，与表演者气口相投，这大概就是大家喜欢他的原因。

回家的路上，我常和父亲交流。父亲总说：“兴趣是一方面，各人天分不一样，不能因此就说人家不努力。”有位从小学戏的老太太，和父亲早年相识，她每次唱完一段，父亲说：“比过去又精进了。”有刚退休的学唱者，他会鼓励：“嗓音条件不错。”

其实票友一开口，经验丰富的父亲心里就能大致判定出其水准。可是不管对方唱得怎样，他都认真地、不动声色地拉。他评论一个人的唱念，会说“腔调好听”“有韵味”，不只是说字韵，更是唱腔的韵味，是即使演唱者自身条件不够优越，也能以韵律弥补情深之“韵”。

每次我搀着父亲，帮他提着琴盒走进公园，都觉得无比自豪，满心幸福。此后很长时间，我的耳边总是回响着美妙的京胡声，或许这正是古人所说的“余音绕梁，三日不绝”。过去我也喜欢京剧，不过只是看个角儿；现在，我对每一句台词、每一个手势、每一句唱腔都有了兴趣，尤其会凝神倾听舞台右侧的伴奏。

因为每段旋律背后都有父亲悠扬的琴声。

渝北新乡愁

孟悟

我成长于重庆渝中，却对渝北存着一份亲近。学生时代我曾去碧津湖郊游，那一池碧水曾荡漾过青春的笑语；也曾跟同事驱车去渝北寻觅美食，这里的麻辣鱼声名远扬，是难忘的味觉记忆。后来父母迁居渝北，这里便成了我归乡的心灵驿站。日新月异的发展勾勒出摩登的城市天际线，但渝北的妙处，在于它既有奔向未来的活力，也悉心珍藏着过去、保留厚重的历史底蕴。

我曾经参加活动，到渝北的“民国城”采风。经过旧时的老建筑，恍然间仿佛时光倒流。在这里，我偶遇了童年熟悉的麻花、桃片、米花糖，还有我最爱的糖观灯（也称糖画）。摊贩把黄糖熔化，以糖为笔在石板上画出生动活泼的动物，凝固后粘上木棍。我把它拿在手上，一边看一边吃，别有一番盎然情趣。美食玲珑可爱，又暖心温肠，承载了我无数记忆与思念。

品尝了舌尖上的旧时光，再去山水间寻觅历史的踪迹。这里江水奔涌，古木遮天蔽日。明媚的阳光下，我与友人在河畔漫步，闲谈间从南岸的三毛故居，聊到位于悦来古镇的余光中旧居。在悦来古镇，嘉陵江蜿蜒而过。明清时期，这里是舟楫往来的驿站；抗战岁月，它成为救亡图存的前哨。当年，年少的余光中随家人栖身于这里的朱家祠堂。他求学的中学离家有10余里山路，往来不易，常常只能通过书信与母亲交流。这尺素往来又化作《乡愁》第一小节里那枚小小的邮票：“我在这头，母亲在那头……”让无数人感心动魂的诗篇，其源头可追溯至渝北。

我去时，余光中故居仍在修缮，暂不得入，于是我们又聊起当下的渝北。重庆轨道四号线，也称“背篓专线”，家住渝北的农民，背上背篓，挑起扁担，坐上地铁去城里卖菜，车厢里一筐一背篓的蔬菜水果和他们的主人，还有戴耳机的学生、西装革履的白领、手推行李箱的游人，共同组成一幅和谐温情的市井画卷。

有人曾向相关部门提出，背篓和菜筐占用空间颇多，是否应予以限制。消息一出，市民纷纷反对，说大家生活都不容易，那背篓里是一家人的生计，为什么不能宽容和包涵？重庆人的豪爽仗义、宽广胸怀，由此可见一斑。相关部门也很快给出回应：只要物品和行为合规，就不会干涉。

当我提笔写下这篇随感时，朋友阿莉正巧打电话来约我喝茶。阿莉是舞蹈老师，家住渝北龙兴，我问她是否坐过“背篓专线”，她呵呵一笑：“当然坐过。”她告诉我，她曾和一群女孩一起坐过轨道四号线。她们是应邀参加演出去的，当时她们身着精美的演出服，跟一堆橘子、咸菜、鸡蛋、西红柿挤在一起，引来乘客惊诧又好奇的目光，那真是一场有趣的旅程。

这世间的连接总是如此奇妙。我后来在新闻中看到，江苏苏州也有一条被称作“荷花专线”的轨道交通线路。当地为方便花农携花进城，特意开辟了这趟专列。车厢里莲香袭人、荷影摇曳，既有烟火人间的气息，又不失水墨江南的诗意。

江南的花农不仅勤劳，更有艺术巧思。他们将荷花与莲叶搭配成束，或点缀几枝小花，每一束都玲珑别致，摆上摊位引来市民争相选购。人们脸上洋溢着欢喜，握在手中的不只是花，更是夏日清凉里的一段江南韵味。

一位花农在接受采访时笑着说：“我家里不愁吃穿，就是闲不下来。以前光知道卖莲藕，没想到我种的荷花也有这么多人喜欢，这让我每天干活都觉得美滋滋的。”

花农质朴的欢喜，源于自己的劳动成果被珍惜、被尊重。从山城的背篓到江南的荷花，无不是城市温情的缩影。这些流动的风景线留下城市的足迹，也传递着人心的善意。我想，这世间最美的连接，莫过于心灵的同频与共情。

夜色中的渝北灯火如星。我静立在窗边，几种声音和谐地在耳边重叠：河流水声潺潺、轨道四号线穿梭的轰鸣、诗人乡愁的缠绵絮语。

此心安处是吾乡。过去、现在与未来，在此刻交汇共鸣。故乡不断生长，我们都在这里书写着共同的新乡愁。

桃花酿诗

海　平

老宅院墙根那株桃树有年岁了。树干粗粝皲裂，深褐色的树皮像祖父那双沾着泥土的手。可一到每年三月，它便“轰”的一下，将积攒一冬的气力，全化作一树不管不顾的、喧喧腾腾的粉。那花开得那样满，那样密，一朵挤着一朵，一串叠着一串，将虬曲的树枝全都淹没了，远远望去，像谁将一大匹粉艳艳的软烟罗，忘在了灰扑扑的院角。风稍微一动，那软烟罗便跟着颤，颤得人心也跟着晃晃悠悠的，仿佛在心尖上被轻柔地挠了一下。

这桃花是有声音的。不是花开的声音，那太轻了，人听不见。那是蜜蜂的嗡嗡声，它们一头扎进甜腻的花心，忙得忘乎所以。每日清晨，隔壁陈伯都要搬出那把咯吱作响的老竹椅，坐在桃树下，泡一壶酽茶，眯着眼看桃花，一看就是半晌。有时，他会用手指虚虚地朝花枝一点，对刚学说话的小孙女说：“囡囡，看，春天。”小孙女咿咿呀呀地挥舞着小手，想去够垂到脸前的花枝。那声音混在花香里，糯糯的、软软的。

这桃花是有味道的。不单是浮在空气里的清甜的香，还有桃花糕的幽香。陈婶每年都要摘下半开的花苞，洗净，和上糯米粉，用模子印成桃花形状，上笼蒸成桃花糕。那糕是极淡的粉，咬一口，糯而韧，舌尖先触到的是米的清甜，随后才有一丝极幽微的、属于花朵的芬芳，从齿颊间慢慢地透上来，不霸道，却缠人，让你忍不住想再品一品。这味道是能吃到肚子里的春天，它把眼中的绚烂变成了身体能记住的温热。

桃花性子急，开得烈，谢得也快。一场不期而遇的夜雨，或是几日稍显猛烈的风，那满树的繁华便开始凋零。起初是零星几瓣，打着旋儿，依依不舍地离开枝头。渐渐地便成了阵势，风一过，簌簌地，如下了一场粉红色的雪，将树下的泥土、青石板，铺得密密软软的一层。

陈伯的小孙女蹲在地上，用肉乎乎的小手，认真将完整的花瓣一片片捡起，捧在掌心，跑去拿给陈婶看。陈婶便笑着，寻来一只敞口的玻璃瓶，教孙女将花瓣放进去，又加些冰糖，慢慢地注上凉白开。“过些日子呀，就能喝桃花酿了。”她柔声说。就这样，凋零不再是伤感的终结，而成了另一种甜蜜等待的开始。

我站在院中，看那树桃花在风里轻轻摇曳，看陈伯茶杯里袅袅的热气，看小女孩掌心那抹娇嫩的粉，忽然觉得，桃花分明是春天在人间留下的一句诗，一句浓墨重彩又温柔平易的诗。它用色彩写，用香气写，用声音写，用味道写。它写在老屋的墙角，写在寻常的餐桌，写在孩童的眼眸，也写在老人安宁的眉梢。它将抽象的、浩大的春意，酿成具体可感的人间烟火，酿成可以凝视、可以聆听、可以品尝、可以触摸的，一首立体的、活生生的诗。

当来年春风再度催开一树新蕊，我们或许会忘了今年落花的模样。但那被桃花酿过的春天，那口齿间残留的幽微花香，那掌心触摸过的柔软，那眼眸映照过的绚烂，却早已悄无声息地，沉淀为我们生命年轮里，一圈再也化不开的粉色暖意。



桃花簇拥的山村

苏天赐 绘

中国水井

厉彦林

丹江口水库的水，特别平静。

我站在坝顶往下看，水面浩渺，群山手捧巨湖。远处薄雾升腾，近处微风吹皱水面，天光云影尽揽怀中。恍惚间，这湖像天眼，似天镜，又如天井。

同行的朋友指着远处说：“那边就是河南了。”远远望去，水连着天，天连着山。

那天，我向一位老水利工作者询问这座水库的故事。他眉眼间闪烁着自豪，朗声答道：“丹江口水库还有一个响当当的名字，叫‘中国水井’。”我愣了一下，随即笑答：“妙，这名字好。”它褪去“亚洲第一大人工湖”的宏大，也不似“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地”那么高调，只化作一口寻常的“水井”。

水井是中国人家门口最寻常的东西，祖祖辈辈都离不开它。平常可能觉不出它的珍贵重要，可一旦没了它，日子一天也过不下去。

这一口井，把千里之外的甘冽，送到了北京、天津、河北、河南等地千家万户。拧开水龙头，水哗哗地流出来，洗脸、刷牙、泡茶、熬汤，这水从湖北的山里来，它翻山越岭、穿过无数隧洞，才流进家门。

当年为解“南方水多，北方水少”之困，丹江口大坝拔地而起。湖北、河南两省10余万民工挑着干粮，靠一根根扁担、一辆辆板车，在丹江口发起大会战。

导游介绍：“建丹江口水库，十堰人民作出了巨大贡献。我们家也是亲历者。1960年，因为要修建丹江口大坝，我外公外婆移民搬迁到了丹江口市城关镇。2010年，因南水北调工程丹江口大坝需要加高，我爷爷奶奶移民搬迁到了襄阳流水镇。人们都说穷家难舍，但国家需要，谁也没说二话。”

水不管这些，只安安静静地流着。从1967年下闸蓄水，如今这里水面达1000多平方公里。水把山揽在怀里，山又把水捧在手心里，山水相依，浑然一体。

这里九成的水，发源或流经十堰。应当说，十堰的“根”在水里，命系在水里，随水而兴，责因水定。丹江口大坝横锁汉江，巨大的人工湖在山谷间诞生，也催生出一座现代化汽车城。进入21世纪，十堰的“水”从幕后走向台前，南水北调中线通水后，十堰人成为“一泓清水永续北上”的“守井人”。

这口井也成了十堰人的“金饭碗”，水经济在这里生根发芽，绿色生态成为主旋律，老百姓日子更殷实。

其实，十堰人与水的缘分，远比这座大坝更古老。“十堰”得名于当地人修筑用于引水灌溉农田的十道堰。汉江流淌在这座城市的血脉里。它像慈祥的祖母一样，喂养大了两岸的生灵，当地人叫它“祖母河”。从引水农耕，到汽车城崛起，再到“中国水井”润泽北方……十堰的发展应和着时代的节拍。

坝顶风大，吹得衣角呼呼作响，我赶忙扶了扶正在拍照的妻子。只见南边是湖北的青山，北边是河南的远山，脚下是深不见底的水，这水静静等待着远行。这座水库很大，大到跨省、跨流域，影响半个中国；它又很小，小到只是一口井，却能滋养万千生命。

黄昏时刻，我们即将离开大坝。那位老水利人指了指远处的水面，欣慰地说：“放心吧，这水，足够子孙后代喝的。”我看到他眼里有什么在闪动，是汗，是泪，是60多年岁月在水里养出的光。

四周静悄悄的，水库特别安静。水面如一口巨大的井，夕阳和天地都沉入井底，连风也沉了进去。我知道，这口井蓄下的，不只是水。

回望丹江口城区，山坳里依山傍水的灯火，像镶嵌在井沿上的星辰，一颗颗深映水底，明亮而温暖。